



宗藩訓典寅帙目錄

三國志

魏

安平亭侯仁

以下太祖旁屬

高陵亭侯純

都陽侯洪

長平侯休

邵陵侯真

武安侯爽

族祖問

任城威王彰

以下太子孫

陳思王植附陽

鄧哀王冲

彭城王據

中山恭王衮

趙王幹

楚王彪

常山真定王嘉彪

樂陵王茂

燕王宇

陳留王各缺以下
出晉史

甄城公志

吳

中郎將靜以下大
帝旁屬

奮威將軍瑜

征虜將軍皎

都鄉侯鄰

都鄉侯松

前將軍秀

偏將軍翊

丹徒侯桓

太子登以下大
帝子孫

建昌侯慮附陸
孫

南陽王和

魯王霸

吳侯基子霸

章安侯奮

漢

益州牧焉

振威將軍璋子焉

益州牧備附諸葛亮

安樂公禪附杜

魯王永

北地王謀

都鄉侯琰

成武侯表

江夏太守琦

東亭侯暉以下出魏志

壽亭侯放

幽州牧虞

宗藩訓典寅帙

三國志

魏太祖曹操字孟德譙縣人仕漢誅卓擁帝封魏王操委薨世子丕受漢禪建國號曰魏都于鄴

安平亭侯仁以下太祖旁屬

仁字子孝太祖與袁紹乂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疆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疆兵臨之其背叛固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擊備破走之仁盡復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

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
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
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
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
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
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
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
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兵少遂
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没左右皆失
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
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

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
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
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
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
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嘆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
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 評曰戰必氣氣必心
心必一一者戰之權也億萬而億萬心渙也渙則人自
爲計而氣不聚不聚則不銳而人易乘之三千唯一心
合也合則人無他腸而氣蓄蓄則銳而莫敢當矣故渡
河焚舟示不返濟臨敵破甑示不再食結陣背水示不
旋踵當機割愛示不易慮以一其心而蓄其銳故無堅

城無扞虜太祖圍壺關則被圍之民如同舟遇風心本一矣而復以城拔皆坑令之是堅之使益一也故仁示之活門以離其交而匿其不活開其生路以分其勢而匿具無生卒使數月不下之城降于一旦豈不勝筭哉至如破玄德於官渡知新附之衆心未一也出牛金於江陵知渡溝之士心必一也故一者戰之權也太祖出師必令以新書從事此豈皆新書所及耶

高陵亭侯純

弟仁

純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大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

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後封高陵亭侯 評曰南皮之戰太祖以士卒多死欲緩其攻亦得知難之法但勝必驕敗必懼純不以勝敗爲攻之緩急而以驕懼決戰之克否其見出太祖之外矣此太祖善之而急攻之遂克之也純誠知兵者哉

都陽侯洪

洪字子廉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爲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至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後以功歷封都陽侯

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群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今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也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缺望 評曰洪豈特戰功哉以爲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而寧舍馬以脫太祖於難其功莫大矣文帝不念脫父之功而以假求不稱之恨欲真之死是不特忘洪之功實忘父之難也向使其念及脫父也豈忍殺之哉然則洪誠友弟文帝有愧於孝子矣

○按洪答文帝書曰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

實賊謂張魯得九月二十日書文帝書讀之喜笑視玩無厭亦

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委曲龐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仇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壘昧崇虎讒凶殷辛

宗清言史與物
暴虐二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
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未有
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
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
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翟猶
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
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竒在虞晉不加
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紂三國爲墟明其
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
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
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

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
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
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繪之綵間自入益部仰司
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
日怪乃輕其家立謂爲情人是何言歟夫駉驥垂耳於
坳牧鴻雀戢翼於汙池棄之者故以爲園囿之凡鳥外
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眄千里
豈可謂借翰於晨風鷗假足於六駮馬類哉恐猶未信丘
言丘即大也必大喙也洪白評曰此陳琳筆也按文帝集
序云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予盛稱彼方土地
形勢觀其詞如陳琳所爲今考其書始云亦欲令陳琳

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故自竭老夫之思未云頗奮
文詞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洪恐以倩
琳見破故諄諄自明其不倩而不知帝之疑琳所爲正
因其自明而疑之也嗚呼國必有掌書記何必自爲然
後爲能况本出於琳乃又掠之以與忌才宿怨者爭能
於翰墨之間則惑矣

長平侯休

休字文烈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
休爲騎都督叅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叅軍其實帥
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
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
勢此其不能也且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
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評曰太祖既以洪
爲帥矣而又勅休曰汝雖叅軍其實帥也則軍有二帥
也幸而洪聞此令能委事於休爾向若洪不平而事必
反之如軍事何然則太祖亦未爲善將將矣

邵陵侯真

真字子丹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遷大將軍諸葛亮圍
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
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
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
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

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 評曰亮用兵計筭若神雖司馬懿不能敵而祁山之圍爲曹真所敗陳倉之圍爲曹真所筭豈亮之計筭亦有時詘耶抑謬不用命天不祚漢非亮之所能爲耶可慨也已

○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必可克也帝從其計直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 評曰真何不忘蜀至是也儻非大霖雨則數道之入

舉蜀如反手矣而蜀之幸存天也真雖善筭而不能筭天尚欲使蜀觀晉之亡魏也君子於此可以觀漢魏之德矣漢何罪而魏必欲亡之故炎德雖已告終而猶吹其餘燼至不可吹而後灰之以此知天之果不厭漢也

○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謚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

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皚皆爲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三百戶封真弟彬爲列侯 評曰真能厚德者也有厚德而獲厚報者也真既分邑三百戶封弟又分邑二百戶封故人子真可謂厚矣而明帝遂封其五子皆爲列侯分邑五百戶而得五列侯天之報施何若是稱哉

武安侯爽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帝寢疾引爽入卧内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懿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

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丁謚書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内欲令尚書奏事先亦由已得制其輕重也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亦散騎常侍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謚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趨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叙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得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乃引軍還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

颺謚爲尚書晏典選舉執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部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玕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健仔教習爲伎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䟽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

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已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爲之備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罪惡爽得奏不通迫窘不知所爲大司農桓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羲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早自歸罪爽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遂免爽兄弟以侯就第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

奸叔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
月中欲發於是叔晏等下獄令公卿朝臣廷議以爲春
秋之義君臣無將將而必誅爽以友屬世家殊寵親受
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
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爲大逆不道於
是叔爽義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評
曰魏之有懿猶漢之有操也爽幸預顧命兄弟與兵使
能沉幾飭備以固磐石之宗懿何能爲乃驕淫僭擬朋
比浮華欲以制人而先爲人制使真之盛德不祀忽諸
哀哉

族祖罔

罔字元首是時天子幼稚政在曹爽罔患宗室微弱上
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
明賢賢故傳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
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
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
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
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
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
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
稷歷祀長乂本支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
道未備詩不云乎鶴鶴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

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闕墻之忿
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
或釋而不任一且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育心
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
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
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樂故天下同其憂秦王
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
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
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
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
踈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

苞茅不貢齊桓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
張諸侯傲而復肅二伯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
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奸情散於胸懷逆謀消
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
之歟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
楚鄭兼於韓暨於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
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
降爲庶人猶技榦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
秦據勢勝之地馳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蚕食九國至於
始皇乃定天位曠日如彼用力如此豈非深固根蒂不
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葉周德其可謂當之

矣秦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膺腹浮舟江海損棄楫權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備說而訕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

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剖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王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

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悖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爵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踈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嘆息而不能用至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頒葦恩德豈

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朝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僥倖無彊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姿薰神武之畧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燕沛鳳翔兗豫埽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

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

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又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稿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主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罔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評曰周之宗盟異

姓爲後楚窺九鼎畏迫諸姬則封建固所以自封也罔屬在枝胤義均休戚見天子幼稚政在曹爽故以周公望之而有此論觀其剖析周秦品隲漢魏斷斷懇懇思爲爽樹周公夾輔之勲而爽不能用卒使當塗神器爲典午所窺而付之徒然嗚呼爽之不得爲周公則亦已矣而罔之遺論至今誦之有遺恨焉吾獨悲罔之不幸而爲漢更生也

任城威王

彰以下太
祖子孫

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劔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

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何能作博士耶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鄆陵侯 評曰太祖不貴一夫任城耻作博士然太祖豈真以博士望任城哉說詩書敦禮樂古之名將蓋嘗有事於斯矣

○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驃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無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

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棗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遣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

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見竟大奇也太
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
召彰未至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黃初二
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京師疾薨于邸
謚曰威至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
評曰彰之攻烏丸也時兵馬未集則固守要隙以俟
其退散而後追破之所謂知難而退也及其至柔乾也
諸將皆疑不可輕進而獨以從令縱敵非良將遂追擊
大破之所謂見可而進也又始能聽田豫之計以成功
終能聽太子之計而不伐觀其所爲殆非武弁中人物
豈其有得於太祖之課讀書耶

陳思王植

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
文太祖嘗觀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
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
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
之按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
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
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
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
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
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

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
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千壽於東
王云云太祖深器之 評曰太祖創銅爵臺將諸子登
臺作賦其意氣豈不家六合哉而植年餘十歲乃盛言
肅恭於上京翼佐我皇家若有規諷之意此其器果有
大過人者使能充之以學克已復禮以成大器則太祖
可爲周文王植可爲周文公而卒以縱酒悖慢自取訕
削以致汲汲無歡而終亦足悲矣

○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
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進
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

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
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
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
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
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
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
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太祖既慮終始之變
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
益內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
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
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評曰植雖有奪嫡之才而鮮

任重之德酒以償事驕而犯上醉之日富寵之日衰太祖爲天下得人又誰咎也當時楊脩號爲羽翼但知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及戒鄴門下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而已亦未聞有奇謀石畫有所裨益嗚呼四皓羽翼太子而太子定楊脩羽翼陳思而陳思踈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甄城侯三年立爲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蠶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

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多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詞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湧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

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
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蕃王國帝曰爾
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
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掛時網動
亂國輕作藩作屏先執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
典刑我削我紕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雋同
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遺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交邑
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若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糝
糝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
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
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

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慚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
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
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是
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其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
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
高聽卑皇旨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
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鴛臺夕宿蘭渚芒
芒原隰祈祈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
匪息雖有糗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
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灑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
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澣黃陂是階西濟關谷或

降或升駢駮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
長鶩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鳶無廢
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
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詞義優詔荅勉
之評曰文帝踐祚即誅儀麇而遣就國又納均奏而
再徙封其猜深矣爲植計當閉閣思過深自悔戢而乃
拜表獻詩矜其詞藻將以乞哀實深其忌帝之優詔荅
勉豈誠心哉若儀麇贊太祖廢立植之忠帝之賊得誅
宜矣但儀猶以不得尚主怨帝麇何爲者而亦以諛言
勸動太祖哉然則麇尤可誅也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
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
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
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
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
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
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
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
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
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麗耳倦絲竹者爵重
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

勤濟國輔王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
無益國朝將掛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慚玄冕俯媿朱
綬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
不臣之吳使邊境不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
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
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
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
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鈎
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
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
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
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
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
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
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
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帝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
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損軀濟難忠臣之
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
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
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
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
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厲大將軍當一校之

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
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誠亮庶將虜其雄率
殲其醜類必效湏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掛史筆
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
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体生無益於事死無
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
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
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
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
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
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

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
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
心而嘆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
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
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
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
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
今臣志徇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
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
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

以寤主立功何况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評曰植固文史之才非將才也觀其在武帝時欲遣救曹仁有所勅戒而以醉不能受命其不足任使可知矣文帝蓋素薄之而不用也顧乃憤利器之無施而求自試不亦惑乎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䟽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誅之昔周公吊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体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淑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吊之情展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

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
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幸絕吉凶之間塞慶吊之
禮廢恩紀之遠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
一切之制求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
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
具邇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
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
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歡風
雅之所誅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
觀陛下之所拔擢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
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綬駟馬奉車趣
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咨
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
慕鹿鳴君臣之晏中誅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
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
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
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嘆息者也臣伏以爲犬馬之
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
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
光然向之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
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
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竊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

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
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嘆故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
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
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縷縷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
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
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
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蒿之詩你恩澤衰
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
妃妾之家膏沐䟽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
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明親親禮

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錮諸國通同之詔也矯
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於此爾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
復上䟽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
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
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
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
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
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
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爲滕臣至賤也呂尚處屠釣至
陋也及見舉於湯武周文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
近習之荐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

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
若失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
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壇場
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
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
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
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歌偃
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
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
蛤浮翔於淮泗鸛鼬謹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
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

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瑯琊此則磐石
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
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坂
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致
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
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幾內理武
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銜駕
暴露於邊境執臣聞羊楨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
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
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
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

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暗與之合竊揆之於
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躡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
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
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騫駕陛
下將復勞王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
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竒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
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
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嘆
息爾屈平曰國有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
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
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

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惟陛下少留
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
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
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
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
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
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
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
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
及公族䟽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
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

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悶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報荅評曰觀植二疏無非欲文帝之親親且拔其尤異以任使之使親賢並置爲國家久長之計而詞藻煒然意思深至迄今讀者猶爲感動而竟不能動帝但得其優文報荅詔朝六年正月而已盖忌才者帝之本性而植又揚已露才以求親此其所以及踈也噫

○其年終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二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

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評曰帝之防植過矣至十一年

中而三徙都使其席不暇煖食不暇咽東犇西馳唯我所指正如手傀儡而提挈之以目神其駕馭之術植豈能抑鬱甘心傀儡耶此其所以無歡而發疾也魚山之喟悲矣景初之詔似爲忠厚然在植既薨之後薨則無所於忌爾象有齒以焚其身麝有香以殘其軀此之謂也

附楊脩

脩字德祖大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曰數日不見思

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詞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詞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喁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鐘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

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
敬禮云卿何所疑難文之嘉薦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
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違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詞
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
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
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
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捩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此
五霸於後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
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
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
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

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
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
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
朝執戟之臣爾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
籬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
光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
想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
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
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
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荅曰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
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

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
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
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
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日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
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
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令觀者駭
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
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
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豈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
無所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鷓而辭作暑賦
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

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
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
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
雅無別爾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
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
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
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
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朦聵歌誦而已
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反荅造次不
能宣備脩死罪死罪其往來如此植後以驕縱見疎而
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

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脩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髦劔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劔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所說王髦劔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谷帛評曰脩爲虜子自虜以上及于震代以忠正庶讓居公輔稱名德之家而脩乃以漏言外交見殺媿其家風及考植與脩往來贈答之書無非欲刊定文字以成一家傳同好初無交關諸侯爲不義之事故文帝追思其過之薄而撫劔惓惓至厚於王髦以致意焉文帝最忌植者猶薄其過則脩之死信可矜矣豈其才之勝德遂陷於輕薄以至此歟或者謂脩與太子交好則不宜復交臨菑是固然也然味植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之語則脩亦自知其不可而姑與之以冀幸而免爾故臨死而自以爲死之晚也向若植來意投脩之時即謝絕之可無後悔故君子必慎其初

鄧哀王冲

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

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啣庫吏懼必死
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
冲於是刀穿單衣如鼠啣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
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鼠啣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
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
以齧鞍聞太祖笑曰見衣在側尚齧况鞍縣柱乎一無
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爲冲微所辨
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群臣稱述有欲傳
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
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言則流涕爲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
侯據子琮奉冲後 評曰冲之顛覆如此而早亡宜太
祖哀之甚也文帝寬喻太祖亦見其孝而太祖乃曰此
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是何言歟春秋之義立嫡以
長不以賢冲雖存也猶不宜立况既没而發斯言乎詩
云無易由言太祖其易之也

彭城王據

據初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濕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
封彭城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
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
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
諸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城 評曰魏郡非不足也

文帝不欲尊諸王以郡故籍口光武而縣之嗚呼當時無實封郡縣皆名爾名且斬之其何所不斬哉此足以窺帝之微矣

○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於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爾書曰惟聖罔念作狂雅狂克念作聖古人聖

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評曰據以交通工官私作禁物見削宜矣而璽書惓惓以雅素蹈道歆之以小疵細人慰之以休復改過勉之忠厚懇惻之意藹然見於言外此有魏待諸王之絕少者至其所謂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慎行所以爲尤者而脩之則行全數語尤爲進德立身

之要不特諸王所當知也

中山恭王衮

建安二十一年封衮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官屬皆賀衮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衮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懼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爾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三年爲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衮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炳煥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衮來朝犯京師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衮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衮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衮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玕膳相屬

六三十九頁白書完順

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衮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焉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邁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者猶宜咨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

謂大罪惡爾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闔閭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吊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而好與之侔子孚嗣 評曰衮真賢王也哉讀書不廢病力屬文欲比植才文學表其善則懼以負累黃龍見於鄴則頌以歸君就國習家人之業被削申官屬之戒以至營兆而想託邁瑗遂志而遺令世子考衮初終靡不曲中宜無悔吝忽小有言雖不遠而復亦白壁之瑕詔欲議親竊意雖兼議賢可也而有司固執過矣

趙王幹賀

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者大車維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儉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爾高祖踐祚祗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棠隸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

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缺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况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評曰交通賓客與犯妖惡同魏待骨肉薄矣此詔乃謂欲使子弟無過失士民無傷害將以逃其薄也而不知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武帝任

術文帝任猜其於骨肉原無關睚鱗趾之意故雖分王子弟而國空虛君不使重科禁申著令勤與周官法度相反也網踈則人易爲生防密則情必益詐見其詐之不可勝窮乃嚶嚶自明以逃其薄誰則信之哉志有云秦魏獨擅其威而財沒其身夫魏固封建至與不封建之秦並言則魏之待骨肉信薄矣

楚王彪

彪字朱虎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叔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

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按璽書云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遠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於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搆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惑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爲庶人徙平原國除

爲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
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
彪世子嘉爲常山真定王 評曰彪王楚乃與王凌輩
謀都許昌意將何爲此不容於親睦之世况刻朝乎然
帝既不肆諸市朝後又錄其世子猶若戀戀於彪者故
存之

常山真定王嘉

出晉書

嘉彪子也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爲國子
博士嘉後爲東莞太守崇爲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
于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
我石生爲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

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
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荅曰昔嘗
接羽儀俱遊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煥以融同聲無
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歟分在令終孔不陋九
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
周公不足憂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又王隱晉書載
吏部郎季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
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脩潔性業踰之又
已歷二郡臣以爲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爲員外散騎侍
郎 評曰楚王彪以悖逆失國而其子嘉能於異代起
家太守誠亦賢矣但其遺石崇詩有久要之義而崇以

逍遙滄海可保王躬答之意欲嘉之知幾遠去也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憂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有味哉嗚呼崇知以此規嘉而不能自規可慨也夫○嘉後不知所終當考曹志別有傳翁即東平靈王徽之子也入晉封稟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甄城公翁嘗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之世

志甄城公

樂陵王茂

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

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嗑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祖俸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評曰茂以傲恨不王太和初特以太皇太后下流之念而封之及怙終罔悛自取削罰又以租少子多旋即復之且增戶焉亦魏之希見者也

按魏之封建寄名國土儕於匹夫設監伺察同於囹圄而且位號靡定大小歲易其大政無恩甚矣而其咎陳思誠彭城勅趙王封樂陵猶若有敦篤之意則大旱之徵霖輿火之杯泉亦奚救於沃焦息焚哉無恠魏之不永世也

燕王字

字子奐字景明武帝孫也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迎立之奐即皇帝位景元元年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所繼者重耶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

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若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

彰殊禮加于群后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評曰燕王帝象之父也上表稱臣是父不父子不子矣舜南面而立瞽瞍北面而朝之孟子以爲齊東野人之語豈有子爲天子父爲天子父而上表稱臣者乎若以後太宗不容顧私親則爲其父者但當以爵傳嗣子令嗣子盡爲臣之禮而於已全所生之尊庶幾得之

陳留王

名缺出
晉書

元帝時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有奕駁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谷表曰書賜物曰

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闔僕射孔愉難奕以爲昔宋不城周春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減夫奕重駁以爲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連替莫肯率職宋之于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於國職爲全詔從之評曰晉封魏帝爲陳留王後以繕城徵夫復免其役猶有褒先代之意但晉得之禪堯之禪舜以倦勤自老而不聽政非貶鴻名就藩服魏以舜待晉則晉亦宜以堯事魏而乃奉之爲陳留王是使之不得有天子之位號雖奉實黜矣烏得

禪向若於是時第王其子於陳留使得脩有魏之禮物以事吾之故主略如後世所稱太上皇者焉庶幾不失堯老之意惟魏實篡漢晉實篡魏而以禪文之此真情之不免露也嗚呼漢之宗盟至武始盡而晉至南渡乃有先代之後如陳留王者猶得以徵夫之故比于宋周以形諸廷論重諸竹帛是可尚已

鄆城公志

出晉書

志字允恭陳思王植之孽子也改封濟北王及武帝受禪降爲鄆城縣公後遷國子祭酒齊王攸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志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曰安有如此之才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乎乃奏議留之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詔免志官以公就第 評曰奏議見晉書茲不載嗚呼三代而下凡繼興者於其所代必斬絕之俾無遺育而晉於魏既封其後又念及陳思封其孽子可謂厚矣

宗藩訓典寅軼

三國志

吳大帝孫權字仲謀富春人承父堅兄策之業據有江東以吳王稱帝都建業

中郎將靜

以下大帝疎屬

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計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塘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数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

濁兵飲之多腹痛令從具鬯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
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
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
稽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
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遷昭義中郎將終於
家 評曰靜之糾合徒眾為保障鄉曲爾非有爭天下
之心也故其策朗破昕以定會稽不啻便足矣辭校尉
而求鎮守出不休顯退不貧賤如其功業以俟後人賢
哉

奮威將軍瑜靜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建安九年領丹陽太

守為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綬遠將軍十一年與周

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次

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

陰人馬普篤學好古命厚禮之使二

人就受業遂立學

事而瑜好樂墳

評曰瑜以

讀不專

矣而

皎

卒

吏輕

得失

傾心親往

進皎皎更其

姓何罪自今以

者嘗以小故與其

虜雖公子何可專行

人耶

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

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

矣孔子云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

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

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

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

有不如人意時然其略大丈夫

也吾親愛之卿

居敬而行節

能知安

上有志

盛衰

煩

而

以仇

委曲求

孫解仇也

○後呂蒙當節

說權曰若至尊以行

能

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

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

謝家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禽關羽定荊州

力焉

評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一軍兩督是教之爭

也譬家室不相能而欲禦外侮難矣蒙非妬皎亦非專

欲任將當如是爾

都鄉侯鄰

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

都鄉侯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攻績脩理召還武昌

為統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

罪下獄濬嘗失燮欲寘之法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

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談仲

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

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荅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

何如濬意即解爨用得濟 評曰昔觸龍以舒祺諷太
后而負長安君留侯以四皓見高帝而定呂太子皆不
正言其事而於機關難動處撥轉之故不勞而成功此
進言之巧法而鄰之論爨庶幾近之不然以爨之罪逢
濬之怒論者固難為辭聽者見謂私意欲以一言而遂
解怒於濬釋罪於爨蓋不可得矣

都鄉侯松

松字子喬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
失寧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
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
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耶 評曰

松有小過遜即面責則松之變色亦情之常及遜婉辭
以諷見過之由松即詭詞以咎行事之失不惟能受盡
書柳且過不憚改可謂賢矣按松卒蜀丞相亮與兄瑾
書自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
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

前將軍秀

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捉兵在外皓意不能
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
僉言秀嘗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

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後皓
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

何如濬意即解爨用得濟 評曰昔觸龍以舒祺諷太
后而負長安君留侯以四皓見高帝而定呂太子皆不
正言其事而於機關難動處撥轉之故不勞而成功此
進言之巧法而鄰之論爨庶幾近之不然以爨之罪逢
濬之怒論者固難為辭聽者見謂私意欲以一言而遂
解怒於濬釋罪於爨蓋不可得矣

都鄉侯松

松字子喬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
失寧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
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
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耶 評曰

松有小過遜即面責則松之變色亦情之常及遜婉辭
以諷見過之由松即詭詞以咎行事之失不惟能受盡
書柳且過不憚改可謂賢矣按松卒蜀丞相亮與兄瑾
書自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
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

前將軍秀

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捉兵在外皓意不能
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
僉言秀嘗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
人奔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後皓
降群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

宗廟山陵於此爲
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
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 評曰秀之奔晉驚
皓之獵也及皓爲晉獵不以已私怨爲皓快而惓惓以
宗國亡爲皓咎蓋奔晉似晉之入吳而咎皓近屈之罪
蘭君子可以諒其心矣

偏將軍翊

附夫人徐氏

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
廉司空辟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
後爲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初權殺吳郡太守盛憲
憲故孝廉媯覽戴員亡匿山中翊爲丹陽皆禮致之覽
爲大都督督兵負爲郡丞及翊遇害覽入居軍府中悉

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夫人徐恐逆之見害
乃給言乞湏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湏祭畢徐
潛使所親信語翊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虜掠婢妾
今又欲見逼所以外許者欲安其意以免禍爾欲立微
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許諾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
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
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
歡悅求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
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
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
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

人乃還縲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
評曰翊舉覽員而覽反逼其妻可謂報乎徐卒不從
而計殺之可謂篤於義矣嗚呼翊雖失之覽員而猶得
之高嬰故徐得籍之以成其義也若論知人之明保身
之哲翊不如夫人多矣

丹徒侯桓

桓字叔武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共陸遜共拒劉備
備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備遂敗
走桓斬上堯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
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
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

評曰此陸遜猗亭之戰也當時諸將各自矜恃不相
聽從而桓以年少獨能投刀奮命與遜戮力敗彌山盈
谷之軍使彊對暮年忿恚而歎其見迫真忠勇矣然史
但書帝大慚恚爲陸遜所折辱而不及桓豈以遜大將
耶抑闕文耶

太子登

以下大帝子孫

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爲吳王拜登東
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爲太子選置
師傅鈇簡秀士以爲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
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
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

以授登登待接休等略用布衣之禮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表等爲中庶子後又以恪爲禮拘復令整巾侍坐及權稱尊位立爲皇太子以恪爲左輔休右弼譚爲輔正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而謝景范慎刀玄羊銜等皆爲賓客於是東宮號爲多士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官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閒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

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爲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陳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二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般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爲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谷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奸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

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立凡二十一年三十三卒謝景時爲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 評曰登獵不煩民彈求過死得孟不罰恐傷主心何其慈厚也夢父哀損泣勸加殮念母在吳寧辭立副何其孝思也雖其少成之性亦由得朋之助然魏嘗討權吳王登萬戶侯而登辭侯不受當時未有師保賓友也而志節已視乃父遠甚真千里龍駒萬仞鳳雛而不幸短命以死是天賦之以遠到之器而又絆其足束其翮也悲夫太子例不入訓典以登嘗辭侯爵又未及嗣位故存之

建昌侯慮

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群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下謙光未肯如舊群僚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瓜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

假節開府治半州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九年卒無子國除 評曰陸抗掌言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傳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務而雍存等乃薦慮宜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慮又於遵奉法度敬納師友無忝厥職則抗言非歟夫少成者百無一二童心者什常八九人臣爲國家計入長固不得信一二於千百而遽使不學者任軍國事也然則抗實老成練達之見矣

附陸遜

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

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即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畧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評曰慮作鬪鴨欄而遜正色責之五子之戒禽荒也松戲兵不整而遜對之髡其職吏清人之刺作好也至於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即仲長統黷崔寔之優宜劣文是或一道而遜遽呵之何哉蓋政刑德禮聖訓昭如循良武捷吏治判若而况輔

導東宮尤不可無孝謹温篤之言以端其養也趙高傳胡亥法事以亡秦鼂錯教太子刑名而索漢此千古炯戒

南陽王和

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為置宮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闕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而蔡頴張純封輔嚴維等皆從容侍從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

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 評曰和知奸妄之因事錯意以生禍而絕之又知寶晏之因隙構薄為無福而釋之而乃不自知其與霸不睦也豈非察秋毫者不自見其睫舉千鈞者不自舉其身耶故必自勝謂之強自見謂之明

○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群僚侍燕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

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高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數焉故以此諷之 評曰漢至末造士束於教人思自放而况揚州之域性習輕浮故蔡穎好奕在署數之競為游夸以廢功緒江左風流從此始矣和獨以憂勤惕勵之心為正身範俗之舉以博奕為當戒以名行為當脩勗之以愛日惜力進之以高山景行而又以人情必有不能絕者不可盡禁而稍通之琴書射御皆足嬉娛何必博奕然後為歡是禮貴用和節戒入苦古先哲王所以獨化於陶鈞之上者也高曜之論度越諸子味其旨歸要不是過茲不錄

○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嘗寢疾和祠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嫡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揚竺為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沉吟者歷年後遂幽閉和竟徙和於故鄣群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寃之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

陽王遣之長沙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
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
去恪謂遷曰爲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
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
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妃亦自殺舉
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皓爲烏程侯休薨皓即祚追謚
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 評曰和本賢嗣也權以寵
霸遂生讒愬以致廢死豈不哀哉但和爲權禱疾於廟
顧以妃叔之邀過其所居所以致公主不在廟中之譖
向若戚戚其容肅肅在廟承祀無怠以徼福釐公主何
由而譖權亦何自而怒哉木壞蠹出肉潰蛆生和之謂
矣

魯王霸

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
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
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
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爲國藩表也
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
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
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
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
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爲臣妾今既未

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與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輿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竒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

子諳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

死後以

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又誅竒安竒等皆以黨霸構和故也

評曰魯王覬覦國嗣以致讒謗日興太子廢死霸之罪不可逃矣然揆厥所由則以權適庶無

別使霸生心爾按陸遜傳有云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

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

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嘉終爲取禍且聞二

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

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

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

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

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
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
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
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
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絕造
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
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
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
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嗚呼史
之稱遜如此今即魯王霸觀之則其言一一皆驗遜真
人傑也哉

吳侯基

基霸長子也次壹五鳳中封基爲吳侯壹宛陵侯基侍
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杖付獄亮問侍中刁玄
曰盜乘御馬罪云何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唯陛下
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耶當思
惟可以釋此者柰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
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
耶乃赦宮中基以得免皓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
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評曰基犯死罪亮
欲原之而必求所以釋之者欲使情不碍法可謂情法
兩盡矣昔晉蔡綦間王室見誅而其子蔡仲能改行率

德於是有蔡仲之命霸以謀害太子見敗而基復盜乘御馬夫禮不敢齒君之路馬况盜乘之乎其無禮於君甚矣亮猶不念舊惡而容之亮則厚矣其如基之世濟其惡哉然雖免於亮卒見削於皓則天定之勝人也

章安侯奮

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王居武昌權震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九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與

多王子弟至於大疆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誡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茅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

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耶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

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綷綷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戕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宮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康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坐廢爲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爲章安侯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

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評曰人臣之事君也不擇地而安之忠之盛也奮始不從豫章之徙既又欲觀建康之變而且幸諸葛之誅戮謝慈之諫其罪固足以廢徙章安矣但民之訛言俊之除篡非出奮意而皓遂疑而誅之及其五子不亦寃乎恪遷奮豫章不惟爲吳亦爲齊所上綫亦正割故卒得之

宗藩訓典寅帙

三國志

後漢

昭烈劉備系詳本傳獻帝未累官至益州牧及曹丕篡位遂正位于蜀號曰後漢

益州牧焉

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文康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維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剥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少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父趾牧欲避世難未即行侍中廣漢董

扶私謂焉曰：「不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益州刺史郤儉郤正賦歛煩擾，誣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豨棄官，俱隨焉。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捷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在犍爲，東界攝歛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

毋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以立威刑，捷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侍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帝在長安，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喻焉，焉留璋不遣。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議郎河南寵羲與焉通家，乃募收焉諸孫入蜀。時

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妖災疽發皆卒趙趨等貪璋溫仁表璋爲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璋領益州牧 評曰州牧焉所建也按綱目前書以劉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後書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爲帝虞不受又書劉焉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蓋二人宗姓漢因焉議而并任虞乃虞爲漢而焉自爲此綱目罪焉之微意也今攷焉傳本求交趾牧又以益州有天子氣更求益州則其自爲之心不待斷斜谷閣而後可見也故其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致劉表有子夏居西河疑聖人之論又及子範與馬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皆此心基之綱目不罪其求牧益州而止罪其斷斜谷閣亦末矣雖然焉不有益州益州終不爲漢有也與其他姓得之母寧焉得之

振威將軍璋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爲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

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
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
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
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所在供奉先
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去成
都三千六十里璋率步騎三萬人軍乘帳幔精光耀日
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
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
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
三萬人谷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
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者以璋
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
於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 評曰璋以
好逆備備乃不念其好而遂取之何其與不忍取琮之
意異也豈時勢至此窘於用武之無地而遂少變其初
心耶張松以隙曹說主好備真反覆不忠而黃權王累
雖不能知逆順然盡心所事可以爲人臣矣

益州牧備

備字玄德涿郡涿州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
勝子貞元狩初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
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生
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

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
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城
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
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嘗資給先主
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耶起曰吾宗
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
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
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
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
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
由是得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兵從校尉鄒靖

討黃巾有功除女喜尉以杖督郵棄官亡命頃之除下
密丞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爲令爲賊所破往奔中郎
將公孫瓚瓚表爲別部司馬使爲取青州刺史田楷以
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曹
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救之先
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
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
迎先主先主未取當下邳陳登曰今漢室陵遲立功立
事在於今日欲屈使君撫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術近
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
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

使君也北海孔融謂先主曰公路豈憂國忘家者家中
枯骨何足介意大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袁
術攻先主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虜先
主妻子先主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自出兵攻
之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爲豫州牧益兵使
東擊布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曹
公表先主爲左將軍封宜城亭侯出則同輿坐則同席
時獻帝舅董卓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誅曹公先主未發
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爾本
初紹字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與承等同謀
未發事覺承等伏誅先主據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留

關羽守身邊小沛五年曹公東征先主敗績曹公盡收
其衆虜先主妻子并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刺史袁譚
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到平原譚馳白紹紹遣
將道迎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紹遣先主將兵略許
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糜
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
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先主在荊州嘗
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流涕還坐表怪問對曰平
常身不離鞍髀骨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而功業不
建是以悲爾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於博
望又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爲伏

兵所破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
用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
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
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乃駐馬呼琮
琮懼不能起棕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衆
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
艘使會江陵或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
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天濟大事必以人爲
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
據之乃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
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

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濟沔遂到夏口會遇表
長子琦率衆萬餘騎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
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
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
引歸先主表琦爲荊州刺史琦病死群下推先主爲荆
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權遣使云欲共取蜀
或以爲宜許吳終不能越荆取蜀蜀地可爲已有殷觀
進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即事去矣
今但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必不敢
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
從之權果輟計十六年益州牧劉璋聞曹公將遣鍾繇

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迎先主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便可於會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璋還成都先主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

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重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璋勅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等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頃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將拒之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

嚴嚴率衆降先主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先主進軍圍雒
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雒城破進圍成都
數十日璋出降先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
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
董和黃權李嚴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璋之婚媾
也彭萊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
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二十年曹公定漢
中張魯遁走巴蜀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
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成都二十三
年先主次于陽平關與夏侯淵張郃相拒二十四年南
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先主

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曹公自長安
率衆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
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歛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
曹公果引兵還先主遂有漢中群下上先主爲漢中王
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關羽攻曹仁禽于禁
於樊孫權襲殺羽取荊州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或
傳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追謚孝愍皇帝諸葛亮等建
立禮儀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章武元年
大赦改元魏黃初二年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
官立宗廟祫祭高帝以下二年孫權遣使請和三年先
王病篤召亮屬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以尚書令李嚴爲副殂于永安宮年六十三謚昭烈皇帝 評曰訓典不入帝而三國獨入先主者非故抑先主也蓋以先主存漢不欲例之魏吳爲三也是時炎運雖燼餘灰尚燃焉據益州表據荊州虞據幽州而先主所有則焉之故也若帝先主而不入則無以見先主恢漢之心又無以正史氏毀漢之失又焉與表虞不相聯附無以見漢氏宗室之盛故三國之入先主即東漢之入簫王而尤加之意焉嗚呼通鑑襲訛於正閏綱目取義於春秋非苟爲異也

附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漢諸葛豐之後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

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王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王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羽飛乃止 評曰議者以韓信登壇之對孔明草廬之言皆預識天下之勢而指畫之故其就功如取諸寄無一爽者竊以爲識勢則同而知人則異韓信能知項氏之所短而反之故能取項氏而得天下孔明不知曹孫之所短而置之故別據荆益而帝一方亦其器量固有分也

○建興五年亮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敝此誠危急

存亡之秋也然待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今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覆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獎

三軍比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褊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遂行屯于沔陽六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輒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爲郃所破亮還漢中戮謖以謝衆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而還魏將王雙追亮亮破之斬雙七年

亮攻武都陰平平之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張郃戰射殺之十三年亮復上疏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

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冑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爾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

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遠盟關羽毀敗姊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遂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

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
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
焉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按行
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謚忠武侯初亮自表後主
曰成都有衆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亮長於
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
圖咸得其要又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
厲臣子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祭之於
道陌上校尉習隆上表曰周人懷召伯之德其棠爲之
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况亮勲蓋季世

而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祭非所以存德念也詔立廟於
沔陽 評曰亮泣先主在草廬數言輔後主在出師二
表及先主託孤有君可自取之言而亮以死對卒死于
師以不食其言此非三代以後人物陳壽乃謂亮治戎
之才長於竒謀理民之幹優于將略故連年動衆而少
功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村已之長未能
兼有亮之器能政理亦亞管蕭而時無城父韓信爲之
將故使功業陵遲大義未及似以其短於謀而劣於將
又謂亮言教書奏或怪其文采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
昔咎繇與舜禹共談故謨略而雅周公與群下矢誓故
詰煩而悉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

似又以其拙於文而踈於理然觀草廬之語何其謀之
深出師之表何其文之粹而且以時無城父韓信所與
言盡衆人凡士不惟不足孔明又盡其一時而鄙薄之
壽真非長者矣唯袁子稱亮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
事庸凡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任法
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又云本立故未
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據所稱述夷考作用便見其有
不言而信先事而孚的道理與夫以才畧功名矯矯當
世者目是不侔

安樂公禪

禪字公嗣年十七襲位改元建興是歲祥柯朱褒益州

雍閩越嵩高定叛遣鄧芝固好於吳二年務農殖穀關
關息民三年丞相亮南征四郡皆平七年孫權稱帝與
蜀約盟共交分天下十二年亮卒延熙元年立子璿爲
太子蔣琬屯漢中九年蔣琬卒十一年費禕出屯漢中
十七年姜維出隴西拔三縣十九年維爲魏鄧艾所破
軍還成都景耀元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六年夏魏大興
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
緒數道攻蜀於是改元炎興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
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
亮於綿竹用光祿大夫譙周之策降於艾 評曰禪之
將降也或議奔吳周不可或議奔南又不可以爲東吳

未服彼必將厚我以徠之有不降降則裂土封之無疑者於是禪降而漢亡矣史乃以劉氏無虞一邦蒙賴爲周之謀而不知是謀固志士仁人所不出也以誼則孫綽論之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無耻之深乎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仇可謂苟存以事勢則孫盛又論之曰是時羅憲以重兵屯白帝霍代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帥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耶魏師之來塞國大舉欲追則舟楫縻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情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

華所以摧騎劫也何爲匆匆遽自囚虜由此言之誼既不可事勢又不可而周之謀乃謀其所以亡者也夫爲主謀而亡之如社稷何國以社稷爲重君爲輕史亦遺其失有背而幸其一指之獲養爾可慨哉可慨哉

○明年禪舉家東遷至洛陽策命劉禪爲安樂縣公時司馬文王與禪宴爲之作故蜀伎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此乎雖使諸葛亮不能輔之久全而况姜維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對曰先人墳墓

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耶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評曰痿人不忘起盲子不忘視人情也禪獨非人情乎而安其危樂其亡言笑晏晏不思蜀也嗚呼魏策安樂公禪曰此間樂扶之不起貽笑仇邦禪真廢人也哉

附杜瓊

瓊字伯瑜成都人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譙周嘗問其意瓊荅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

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爾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耶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周緣瓊言因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

名子後黃皓弄權於內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爾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評曰周之策蜀降魏本此然此皆小數皆臆說在古先聖王以妖言禁之而不以聽者周遂緣飾之以賣其國真奸佞細人哉

魯王永

永字公壽章武初立爲魯王後改封其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評曰黃皓佞閹也永憎之而後主信之既信其所憎則其勢必反以憎之者爲不足信而疎外之矣疎其所當信故忠讜日壅而不聞信其所當憎故譖構日至而無忌國欲不亡得乎

北地王謚

諡封北地王炎興元年鄧艾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用譙周之策降於艾謚怒曰若理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何遂降乎後主不納遂送璽綬謚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涕泣者評曰禪有子如此而不能其言使先主問關數十年僅有之業一朝委地不得少延赤帝

子之祀豈不痛哉嗚呼始能信末則黃皓不得進其佞而無致寇之由後能聽諶則譙周不得施其策而無降虜之辱今若此不惟上愧其父抑亦中愧其弟下愧其子矣

都鄉侯琰

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常爲賓客及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待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中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

操行加有荒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願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羨色琰疑其與後王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評曰太后留胡非必後主有私也而琰疑之至以五百卒撾之

固無有於後主其何有於太后哉宜不免有司之議矣
但正旦大臣妻母入賀太后大禮也太后不當留胡經
月又不當因琰而絕朝賀此必後主欲絕此以自明而
不知欲明一己之無私遂廢朝廷之大禮亦非也然則
是舉也太后後主俱失之矣

成武侯表

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長八尺餘姿
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爲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叡爲荆
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李淮郭汜入
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
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比與袁紹相結治

中鄧羲諫表表不聽羲辭疾而退張濟引兵入荊州界
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
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賀也使人
納其衆衆聞之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表圍之連
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
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曹公與袁紹相
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曹公欲
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
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
爲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當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
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

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
豪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
軍不能禦也故爲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
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
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曹公以觀虛實嵩還
深陳曹公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爲曹公說大
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表雖外貌
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
能用建安十三年曹公征表未至表病死少子琮嗣越
嵩及東曹掾傅嬰等說琮歸曹公琮曰今與諸君據全
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巽對曰逆

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
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
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
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
乎則雖保全楚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
則劉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曹公軍到襄陽琮
舉州降劉備奔走夏口曹公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
評曰表宗室也見王室多故群雄並起而爭之其心
蓋以復舊物自任矣故雖遣使貢獻於許又與袁紹相
結及操與紹相持既不助紹亦不佐操而但欲保江漢
以觀變琮所謂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其

意正同當時備在襄陽表厚待之似欲與之協力以共成大事矣而失在於不能用之也韓嵩等勸表歸曹公固不知表之本意至傅巽乃謂以人臣拒人主爲逆劉備敵曹公爲弗當而且以備不爲將軍下則不惟不知表之本心且不知備之不取琮意矣嗚呼使表而有孔明其人則大義必明而與備共心并力以拒操何漢室之不可興乎赤壁之役可見矣

江夏太守琦

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

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荅曰君不知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遂出琦爲江夏太守 評曰亮爲琦計信善矣然必待去梯而後言則以耳屬於垣故也此可爲謀事之法

東亭侯曄

出魏志

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也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曹公征張魯轉曄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曹公曰此妖妄之國爾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曹公不如致攻遂

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曹公不從大軍遂還黃初元年詔問群臣令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吳否衆議咸云蜀小國爾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

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爾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衆伐之曄以爲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楊州諸軍並進會群臣問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

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
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
旋師云策之是也當念爲吳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
已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 評曰曄所以策吳蜀誠曲
盡其情矣但曄宗室也策吳則可而欲因漢中之傾而
覆壓之如漢室何哉彼固以曹相漢也孰知名爲漢相
實爲漢賊曄之智不逮孔明遠矣

壽亭侯放

出魏志

放字子柔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
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
曹公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

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翌戴天子奉辭伐
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疆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
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以見速至者漸
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黥布棄
南面之尊伏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
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曹公討袁譚於南
皮以書招松舉雍州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答曹公
書其文甚麗曹公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
十年與松俱至曹公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
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放善爲
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所爲青龍初孫權與諸

葛亮連和欲俱出爲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詞往
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
以示亮亮膽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
疑深自解說是歲加侍中光祿大夫 評曰放宗室也
使有同仇之義則當與亮協心今乃說王松歸曹又改
易權書以疑亮維恐曹之不代漢也其曄之流也漢有
宗室如曄如放而皆與曹同心漢之不然無怪矣

幽州牧虞

出魏志

虞東海恭王之後也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
安幽州牧劉虞嘆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
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

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
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
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
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
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
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
北山直趨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
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
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
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
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

於我也疇咎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維劉公不失忠節
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
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
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爾豈忍有從將
軍者乎瓚壯其對遂不誅也 評曰虞以宗室遺老欲
致命長安必求得不得命之士乃得田疇觀其致命不
受封拜如魯連辭金報命不畏主仇似季子掛劍蓋以
節俠之氣達仁義之衷立膚使之名顯故主之義真奇
士哉

